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浮丘山上三隻鶴俯吞湖漢擬衡霍

何家庭前四株桂四時長花春蔽帶杖下金魚賸香
澤却憶四子同坐席一子獨擁琴忽如聖師喚魯哲
尙似師曠歌無射鏗然舍瑟誦君文四坐泠泠雅樂
聞我不及識肝五李後人亟稱似孟子大集流傳二
百年能以六經爲根柢又不見眉山蘓盛壯閉門方
讀書萬言不用一難字濤激萬里行紆徐知君不是
曹吉利燿採木疆挫初銳書主生無食肉相雋永

勗八珍味却鄴麥短炊未熟與君同夢俱蕉鹿度寸
之珠度尺玉鯨錦卷還重致祝祝君眉壽壽斯文抱
瑟聽詩吾亦足

豫章同年熊朋來敬題

稀星斂落月碩果標霜珠明發耿寤慨惠然輟長裾
長裾映古貌跡我瑛瑤瑜下言軼屈賈上言迺黃虞
洪源導六籍衆敵隨縈紆向來二三策乃與屠龍俱
緒餘託雞肋清雋味益腴庶羞集方丈此品超熊魚
安得正始音置之東石渠範世迺淳雅千秋垂令圖

豫章周天鳳敬題

雞肋集目次

廷試策

問求言十事

省試策

問復元祐之文及濮洛諸書

書分年余南麓行狀

舉而不策勸章杭山早退

書瑞州高安劉氏愛敬堂

書瑞陽況道山杜甫騎驢覓句圖

書詹厚齋所藏文公武夷招歌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

書李主簿立仗馬圖

書路學吏張君益上世事跡後

書黃高遠居士遺文

書友梅外舅所誌息所

再書息所誌後

書樂安教諭黃從吾吟編

書新塗羅伯強所攜詩軸

書周亦山所藏杭山詩帖

書艾樵村詩集

書羅靜觀遺事

書陳益清西樓記詠後

書陳益清所藏所翁竹畫

書黃適安自作墓誌後

書樂安教諭曾巽初詩集

書黃義成立郢集

書吳遠可所携先世誥紙

故柳州宜章知縣潛心先生墓誌銘

先君梅憲先生墓誌

李主簿德政碑

漳溪說

與雪樓程公書

謝雪樓程公書

跋魯氏一經

贈彭海月

祭先母董氏安人文

贈萬安州學正艾愚隱

贈樂安學正吳瑞叔

贈江海客張相士

贈喻雲卿

詩送樂安教諭孫所志

詩送樂安教諭周亦山

送樂安縣尉民安蒼兒

送周山長高岡

挽盱江程總管

挽清江皮充齋

三
挽故國史官講致政烈公

挽黎司業所寄

贊管總管

代贊路宣差

贊趙理庵山長

遇樂安主簿胡潤甫

壽李主簿

題周縣尹牡丹畫

送吳士英并序

和酬鄒悅道

題梅補之墨梅

詞送李主簿

贊廉車郭西塋

和陳簡齋

題陳桂溪道山山居并序

哭太梅外舅墓

題王平軒槐隱

送鄒德翁江州酒副使號直心

丁丑夏五偶書

雞肋集目次終

何希之延試策

問求言十事

甲戌廷對第六人

初考黃京教必大批

辭嚴義卓當是奇士

覆考許國錄再勝批

說有理而足以當人心文有力而足以發英氣
融化十事筆勢翻上一瀉千里末亦救時之畫
讀之豁然

詳定潘察院文卿陳正言過吏侍中書舍人李珣

編排宇文右司十朋趙郎中必槐總纂三十四分
監試陳侍御堅
是科狀元王龍澤

嘗聞府居之事非巷居所宜處也肉食之謀非藿食
所能知也公朝清明言路掀豁顧微元祐故事而以
天下十事下詢草茅小臣愚慙笑兀孤忠欲抵掌談
天下事久矣何幸從下風吐一得之愚而明問盤折
意婉辭微方且於人之不容言與不足言者俱致慨
焉愚也於執事議盡天下之心一語浩然有憾於當
世之故矣切謂人無智愚皆可言天下之事勢有貴

賤皆當心天下之心上焉者以天下生人爲心則雖
士傳民語工誦箴規無非可言之人下焉者以天地
萬物爲心則雖燭數興亡撓說利害無非當言之事
上焉受天下之言非以沽名下焉談天下之事非以
賣直上下之間視天下事皆不過各求以盡吾心而
已矣彼有國家雖號求言之時而乃未大彰聽言之
美朝廷非真有諱言之意而乃自懷不欲盡言之疑
是固謂彼我之間不欲爲是苦語以相撓拂也而起
視四境蹙亡未舒天下事獨無齟齬於心乎天下之

患莫大於上不好言而使人不敢言猶莫大乎上太
好言而人自疑於言蒙露而行寧無一溉之潤孰熱
而濯寧無一勺之醒當天下尚可以言之時吾爲之
明日張膽以言天下事孰爲天人之向背孰爲夷夏
之盛衰孰爲閭里之欣戚孰爲正邪之界限琅玕炳
炳傾倒畢陳彼非汨然於宇宙之故者何至憇焉不
一經其心而吾乃付天下事於不足言而毛舉一二
以塞責然則天下事委之如此而遂已乎委之如此
而遂已焉吾不知其何心家國天下皆吾身心宇宙

間何物非我以一身而懷四海之慮隱一室而存天下之憂古之人非特勢在人上者常思盡天下之責雖眇焉一介之微我七焉常若負山嶽萬鈞之重故上焉者如堯舜湯文至于我朝元祐之盛際好言一脈流潤演迤非諫也吾居天下生人之上卽有天地萬物之寄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受天下之言也下焉者如稷契伊傅至于我朝元祐之諸君子豈言華國山岳動搖非激也吾仁義禮樂之身卽內憂外夷寄命之身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言天下

事也噫人亦各求盡吾心而已矣衛室總章之訪養
老乞言之風彼於天命人心豈真有呼吸存亡之警
瞽史工誦之規庶人商旅之謗彼於朝廷邊鄙豈真
有俯仰成敗之危而且納誨且好言且惟恐天壤間
有一不得其職君臣上下本不若此而猶若此焉蓋
不若此不足以盡吾心言路通塞闕國利害不細而
司馬門候三日不得見識者知奏事之衰若之何不
求以盡吾心哉赤帝子之興號反秦者除偶語之法
而諫者無刑去腹誹之誅而謗者無禁一時風聲氣

言足以鼓斯人而從之議下公卿議下博士議下有
司鹽鐵之議不發於在廷之臣而乃使文學之士呶
呶者日夜拂吾耳騷吾心彼雖非真有古昔君臣意
度而天下事衡之心者悉矣游吾目乎八荒慨芳心
之如昨此一心發源於帝王流澤於兩漢豐暢鬱茂
於我朝至我元祐則又所謂燭隆烈爲太和簸蜚藏
爲群動而天地草木之再春者也愚嘗謂古今言路
之亨莫盛於我朝而本朝君臣之盡心爲國猶莫盛
於元祐宰臣執奏臺諫論列給舍繳駁經筵留身此

亦我朝求言之常法百官輪對三館封章太學伏闕
外臣驛遞此亦我朝求言之常法惟是元祐改詔求
言一事此則上下千古之所無煌煌盛美照耀簡編
潞溫二老古栢擎天廣言路訪闕失開口以爲第一
義而太府宋彭年以言事獲微譴則慨慷歔歔直欲
爲朝廷惜此治體蓋當時好賢納諫之心直通乎堯
舜湯文之心故諸人直言極諫之心亦直脉絡乎唐
虞三代諸賢之心青苗復法忠宣爲之而光力疾入
對乃曰是誰姦邪動行此事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議

復差役條陳不可且曰豈公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布衣而嚴經筵之制司諫而斥戚屬之奢不顧彼
我不避怨仇均以快活生人爲心均以扶持國事爲
義懷人憂國一念皦然天下事惟各求以盡吾心而
已矣故一時內夏外夷尊如泰山朝廷邦國溫平和
煦年穀順成方內無事此皆一心之造也世欲時元
祐之時可不心元祐之心哉夫人言一脉與國脉相
爲存亡排而抑之如水斯滯暢而通之如泉斯決屈
伸好惡之間開理亂興衰之異今天下事亡動法元

祐而求言一意度越拘牽又過之朝廷有道門館無
私諸有忠慮於國者謂宜叫閭闔呈琅玕而公朝雖
揭容受之的諸賢似有退遜之風叩闥言事豈無一
二朝鳳之鳴而牽補常程無異舉子之媒課試於天
下大勢所在盍搔之而不醒針之而不痛快然則天
下事其信難言耶其亦無可言耶噫天下事可言何
限也人亦各求盡其心而已矣河粟雖富東郡之水
可傷潢池弄兵海濱之風正惡宇宙間事會日新何
時歲熟且美吾民歲時伏臘斗酒自勞得一日爲太

我聽而先爲是蓄縮疑畏之態一委天下事於不足
言是豈天民以天下自任之心哉是豈唐虞三代我
朝元祐諸君子之心哉近者臺端大儒侔七抗議謂
元祐之治所以號女中堯舜者朝廷以公心用君子
君子以公心報朝廷欲法成周之治先法元祐之治
斯言其於世道有深長思矣抑明問所逮旣已件別
其條以請而十事之陳邊防猶急故敢因執事元祐
之間復舉今日內外事勢與元祐細評之夫治內所
以禦外尊夏所以振夷官府一體必能平中原朝廷

肅清必能定東山此蓋桑麻穀粟之論匕者不得以
求奇也國家十數年來元臣身總中外動取元祐事
施行之加以嗣皇新政條貫日新海內之氣洒然新
雨之沐泥塗天下事謂宜何如而內外事勢居然相
反故以治內論則元祐猶有邪正之混淆今則朝端
必天下之選元祐猶有新進之餘毒今則皇勢必夾
袋之英元祐之國論猶未一今則中書政本之已滑
元祐之佳門猶未絕今則官庭宦寺之影息以此論
之雖謂今日之治勝如元祐可也以治外論則元祐

一賢相可以懾察人今乃以衆正聚朝之日不能寒
叛逆之膽元祐一戎監可以馘會傾今乃以詩書元
帥之聲不能折毡裘之心邊地非不宿重兵而追却
叛師孰能如知慶州之張燾公江非不置列戍而大
敗邊寇孰能如德靖寨之張忱以此論之雖謂今日
之治不如元祐亦可也夫內有天保以上之規模而
外無采薇以下之勲業在內之治纖制曲防幾有周
公太平六典之風在外之患震撼響發且有孔明危
急存亡之慮是果誰咎而可哉薪寢將燃棗紅已迫

天下大勢安危在邊書生早夜以思爲世道而尋其
源則亦曰今日內治之規模毫髮不可易也毋亦於
治外者而深長思而已矣自古及今當闔寄者最患
乎事權之不一御軍政者最患乎功過之不明事權
不一何以禦敵功過不明何以使人斯二者古今之
所同病敢爲執事言其故何謂事權不可以不一四
封委之專治范蠡所以謀吳黃金忿其出入陳平所
以間楚責之重則任之者必專處之日費千金之地
則其纖悉者無容較徒手不可以擊賊盡餽不可以

餉軍疆場之事固非可以談河辯也我藝祖宮廷賜
予一金必吝至邊閫之臣必厚其家多與公錢聽其
伸縮高宗亦謂帥臣不可不重軍事不必反覆遲疑
兵貴神速法當便宜動輒拘攣何以卻敵幕府豈無
功籍之虛申而差級必絕無以作戰士之氣支予豈
無泥沙之耗費而千金不酬無以伸邊閫之威國家
一兵以上無非生人之膏血輕兵浪戰固非朝廷軫
念根本之意而今年不戰明年不征數軍實者惟幸
其無亡矢遺鏃之費則窺吾國者何以折其潛窺深

人之謀大抵斟酌劑量朝廷自有微機揣摩臆度邊
臣寧免觀望帶水悠乚馬飲欲竭荆蜀措置節絳方
新方將鼓一世之才以當風雨怪盲之會而可使有
一毫疑沮之心哉元祐間王叟請諭熙河帥調遣軍
支費錢糧帥司得一切從便宜正謂是耳何謂功過
不可以不明雲中之功不錄雖文帝不能服魏尚之
心街亭之過未誅雖諸葛不能私馬謖之愛情有愛
憎法無輕重孫武所以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高
宗謂用命必賞不用命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淮西有

營親軍飛渡山中不進便行軍法豈過爲是嚴者兵
機兩陣勝負俄刻人心少懈國事謂何國家涵養忠
我已非一日安得盡無父兄法度之人守圉捍敵如
賈生所謂金城者哉而敵王所懷之忠莫奪其全軀
保家之念摧鋒越河之勇潛消於歌童舞女之娛文
恬武熙習以爲故果何爲其然後使無章人人諉
功過易位天下誰其與我提撕其困憊振發其精忠
此其機括全在朝廷元祐間熙河鬼章之捷公著謂
有勞不報何以使人而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蘓

公且於讀寶訓之際歷七言之正謂是爾夫重之以
事謹申之以賞罰治外之規模其大者已先立矣而
又出爵賞以募舟馬刺黥盜以填軍籍除清野錢以
安流民修淮山寨以結義士禁諸將括克征歛之習
戒閭臣尚文厭武之風邊官省呵殿之兵軍伍歸運
營之卒將卒必同甘苦獻提勿吝金帛牛七靠實人
人奮呼積之數年何事不立何至使邊庭繹騷飄忽
不常奮鍾不驚如登虛邑而莫敢居哉雖使天下常
元祐可也然其本七原七之處則又在乎君臣上下

之各盡其心焉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天下事尙可爲
君其勉之

問後元祐之文及濂洛諸書 甲戌省試四名

知舉曹尙書批

文宿於理冠場

文弊至今日極矣今天下事亡動彷彿元祐何獨斯文
之不元祐哉公朝慨文弊之虛浮而欲範以元祐之
制度執事承天詔之風厲而力叩以元祐之諸儒新
美人文之意焉飛魚躍之機也切謂文有源脉學有
可希之先生雖勛集 策

根株源深而後流長根實而後末茂文章以學術爲
本學術以師儒爲宗海內無宗工無以興起天下之
學術人心無學術無以新美天下之文章故必有濂
洛諸儒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義理煥然大明而後
元祐之學術日以粹必有元祐之粹學風聲鼓舞氣
習薰陶則舉世知所向方而後元祐之文體日以新
角鳴徵和填奏箎吹此感彼應理則然爾試觀斯文
於三代之前虞夏之書渾上商之書顯上周之書噩
噩至今讀之其旨高其調古純正而淡泊優柔而閑

雅如御東風如醉醇醪如聞大韶鈞天之音如聆治
所諫歸之瑟何斯文氣象若此其寬厚哉堯舜湯文
王體正學於其上禹皋伊傅諸儒講明正學於其下
奮沃而光睥山鳴而答應矣秦漢以來斯文日以不
振爲幻爲縱爲浮靡爲纖弱破碎大道豈山川
濤淑之氣獨鍾於嘉禾奇木而此獨蘄耶談道必流
佛老談治必雜刑名談經必泥章句談學必尚詞章
仲舒昌黎號爲數百載之奇遇而言正心不及誠意
言誠意不及格物致知悠七千載此學術誰寄乎然

則又何責於斯文本朝道德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
會敷摩動盪眞儒實生以五代渾淪鄙野之陋習一
唱以通經學古之歐公則黜西崑崇我輩文體之粹
天下爲嘉祐積至元祐醞郁極矣蘇氏兄弟筆墨凌
厲霄壤間刑賞一論重厚雄深可追古作陳黃諸儒
大篇短章如大美元酒至今綴文之士膾炙探索者
沃然其有餘味此非一人一日之積也歐公之後有
周張此叩彼擊星暉斗明有以拙聖道之開伊洛之
竇有二程一清一和春風夜雪有以發聖道之蘊藏

夫人指太極爲一物則加無極於太極之上以明道
體之精微處夫人欲動情勝以相攻則繼主靜於中
正仁義之後以暢大學之宗旨均得天地之氣以爲
體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人物則有不同者矣西
銘推天以及人由人而及物使人曉然於一本萬殊
之義而不溺於兼愛爲我之私易推天理人事之微
春秋書尊王賤伯之義而隱微則有難見者矣故程
子於序著體用顯微之說於傳指寬猛是非之公使
人炳然於大義之敷宣而不嫌發明漏洩之過原心

眇忽較理分寸析古今之同異辨義理之精微人多
其誨者虛往而實歸士習其傳者支敷而派衍陽和
鼓動萬象翹舒豈特當時之爲文者沐浴衣被造化
中凡南渡以來唱於閩和於浙與夫沍之東江之西
者皆其派也何至今日而斯文之弊乃爾哉漂風之
末不能起羽君子之澤五世而窮藏在人心者不過
濂伊之一線而東南半天下無名學之宗師則鉉基
根抵已翳矣宿學彫零無傳經之家新進崢嶸無受
業之素此學所以不明人文所以不元祐也雖然謂秦

無人豈可厚誣河岳之英靈未斷前哲之膏馥猶香
河汾六經足以當陳晉之北面滕閣一賦足以掩諸
老之大才矧今天子妙揀真儒宏開理學人物權衡
之地皆取名勝以程度之造化軋萬如種必生人文
新美非其候耶吾嘗觀湖學之教鑿亡乎體用之不
相判而聞人端士多出其門白鹿之規昭亡乎義利
之不相入而遺音餘響至今使人聞之而氣肅彼皆
唱和於一隅之地無抑揚升降之權而從游雲集人
物偉然矧氣力有大於此者哉故心思之所感發意

氣之所激昂必有自

如張庭堅者必

有七物混成之

者必有刑賞忠厚之論

如東坡者必有

大事之策如考亭者讀陳情表

而不孝則非子讀出師表而不忠則非臣習濂洛之書而文不元祐則非七矣抑吾於元祐之事有感焉
嘗記元祐間潞公以華髮老臣爲儒學宗一時安

在經筵在言路在金馬七堂鱗

彰

文之氣日以張

何邪之雞肋集

書分寧余南麓行狀舉而不第勸章杭山早退
南麓清規逸槩長材秀學可躋前修可詔來哲人徒
見其蒿目世患異時予子諷鄉衮早退遂疑是翁蓄
積不試進士科乃失此人不知南麓貽書遺翹材之
時已是吾徒對策忤當權之日此時肺腑病已危惴
使共仕而用用而賁志弗展呼吸成敗亦不過能爲
所當爲如廬陵諸君子無負吾意而已其能以長繩
繫白日哉士君子垂青史擅名聲不皆在位勢之通

顯齊魯有大臣得之山澤隱約中褚彥同只作中書
郎而死世不稱爲名士耶南麓雖未能以勲猷著世
吾知其垂世不朽固自有在何以知之以其當日之
志知之以其繼志緒業之有人如震伯泰伯知之

書瑞州高安劉氏愛敬堂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屋三間此詩人激昂之言意謂
骨肉倫紀之際處羈窮之地者情好易洽席富盛之
勢者嫌隙易開此周公所以愧於二陸也然則萬石
君家上堂甘旨倡予和女光燿一團如高安劉氏愛

敬堂者豈非人間之至足千載之美談哉彭城漂汜
夜雨淒然那得有此遡風望斷想像而爲之賦
機雲落窈東西挂軾轍飄零風雨淋何似高堂潘奉
毋光風吹拂到虞唐

書瑞陽況道山杜甫騎驢覓句圖

子美吟遡寒日晚堯夫花外小車遲行窩春色無人
盡却盡騎驢欲雪時

詩窮而後工故少陵酸辛之蹟好事者喜稱之至
繪而爲之圖雖然豈盛世事哉邵先生從容洛下

大寒大暑不出微吟半醉肺腑皆春若描畫得此
意出天地間氣象活動都在目前道山試深思之
當信吾言有味

書愈厚齋所藏文公武夷擢歌

蘇才豪曠費安排晦翁於宋人詩多不肯肯惟時也
稱說放翁然吾觀晦翁句意天成流麗此章反覆理
竭道理燦然品當在放翁上見山而悟壽靜觀水而
知有木古人於道體見得分明雖眼前山川景物無
非天機活處程子花柳前川之詩評者謂有春風沂

水之趣可見胸襟融釋脫落語言自別詩自辛旂門
庭來與致固永詩從義文周孔來拍調更高晦翁教
人作詩謂頴格物致知於道理上見得透意正爲此
異時廬陵名家晦翁於詩人之目薦之於朝翁大不
喜切謂杜詩如史晦翁詩如經翁平生述作羽翼六
經憲章萬世與天地造化分功嘗見北方儒先許魯
齋甲子乙丑奏疏惓惓以翁四書精義傾竭敷陳取
知當世且曰止欲遠處沙漠無所用此至哉言乎卒
以基六合爲家之業胚斯文復興之運如翁所樹立

真所謂紹往聖繼絕學開太平詩人而已乎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

自詩法席盛行諸解者如禪宗捧喝頭七皆是穿穴細碎蒐獵壞奇破瑣斲觚支分縷解而氣機割裂終未能佩六合之大全劉賓客大音不完之論謂此佩觿集鎔古今話頭爲一塊通南北文章爲一家拾河洛之英挾詞源之秘此過江以來所未有也昔人云不見此二百年矣夾漈鄭氏嘗恨梵音行乎中國宣尼書不能過跋提河今鄭之微言緒論且與河東

諸人同傳四方文獻翕然成章茲非文軌會同之候二
百年來鬱結頽積者之一大快乎鰲雖小技而此集
聚天地山川混全之英泄文人志士割裂之憤見者
解頤聽者釋冰其爲觸也大矣雖則佩鰲客兮遂兮
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終不可護兮贊曰

詩通南北史氣涵天地先九原寧復恨書帶亦欣
然

書李主簿立仗馬圖

唐人置仗內六閑如飛龍祥麟鳳宛駕鸞立者顧者

引者翼者所以嚴禁衛肅朝儀也繼是而興爲金吾
仗爲黃麾仗品節雖殊前屏後擁儀鸞偉然雖然其
事遠矣風驚電過均爲陳迹吳興好事者方繪爲之圖
令君李公襲而琮之當今六合爲家王會圖更盛於
昔李公將朝夕乎其間而獨眷乚於存舊此田子方
牧故公家畜意也子方不遺故舊窮士聞而歸心故
迹已塵宛今在日躊躇駸駸逸態蕭疎吾徒追省往
事覽此有不爲之慨然者乎

書路學吏張君益上世事跡後

昔人讀樂教書而泣余於慈溪翁書張北海事亦然
婉轉憤切道其上世遺事及將仕君追痛始末如畫
至今讀之幽慘透出紙背有不可勝言之哀不能不
爲將仕父子流涕嗚呼成敗興亡天也人亦能爲其
所當爲者而已北海公屈折斷死只成就一箇是而
身亡家破賣志九京徒使志士仁人墮淚千載六朝
興廢消亡曉空使姦雄嘆寧馨異時事勢如雲可悲
可愕更有難爲情者然予觀張氏家詩書奕葉功甫
旣以盛名策勳場屋易七如摘髭君益復於愛河浩

蕩之世確守一迂喜爲吾道作津梁此其所立皆過人天不能福其人之國而能福其所以扶持其國之人張氏之與信未艾哉

善黃高遠居士遺文

榮安馬氏

友人友梅翁之父

高遠跋鄭母礎基云

古稱婦人之賢者

曰孟母爲其能三遷以教其子至秦漢間有巴寡婦清者又能以財自衛始皇至爲築女懷清臺此皆婦人難能之事余親家鄭氏世以財雄於鄉紹定庚寅盜弄潢池兵余妹夫義夫與其兄質夫能

以其財糾合驍勇保衛鄉井寇不敢犯朝廷命爵
酬勲以長幼之次義夫不及焉由是重有官爵之
望未遂其志而卒時余妹年甫三十惟一女在室
承其夫家禦寇虛耗之餘重以喪禍而竟能勤儉
自將反雖從朴未幾而家道日肥遂能以女嫁二
千石之子越三年而今之子某始生蓋質夫之子
也又能不惑群議特出已見撫以爲子及其既長
擇師而教之由是思廣其田土新其居室以爲子
孫計今距義夫之卒二十有一年而今之田土視

但亦之夕生劉月

昔而肆今之居室視昔而華其子文秀又適朝班
登仕爵以爲士子功名之地復能以財受爵行將
赴漕臺之選以遂義夫未遂之志是亦皆婦人難
能之事方之古人其殆庶幾焉表親陳某謂渠欲
以所增之產編年而書之冊屈余序其始末余與
妹爲同氣當其喪夫之時亦余理家之始今論功
課效乃反不及遠甚益信其有甚難者昔宋若昭
兄弟皆愚而姊妹盡智余亦似之因蒙愧而爲之

辭

此高遠居士流落人問之片紙友梅翁所痛恨於丁丑之失欲見大全而不可復得者也文章隱顯有數世傳六丁事往七類此然嘗記坡公云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是知君子爲文苟得窺見聖賢戶牖則雖單辭半句出諸肺腑亦足芬芳千載晉之歸去來辭唐之李愿盤谷序是皆一時絕唱卒然揭詞章於盛漢之表居士此文存諸鄭氏故紙乃劫火不燼之英泰山僅一毫芒而清妙天出不見筆墨蹊徑看似尋常作乃奇崛未援宋若昭事亦非草七讀史者所

能道使金璫琳琅非爲雷電取攝則湘絃泗磬可勝
味哉昔老泉見鳬繹先生之文誠其子曰後四十年
恐無復爲斯文者余得居士此作於翁家集中把玩
驚喜益一幅可以槩平生豈意永嘉之末乃聞正始
之音

書友梅外舅所誌息所

宋之嘉定辛巳十月公實始生於是再逢甲午年昉
七十有四旣得壽藏乃自誌其平生如此公少負文
名至淳祐壬子領薦一時英聲籍甚諸老多避其鋒

容山之東盤水之西隱然元夫鉅人在焉使尋世換
西席葆光退與造物爲徒嘗曰無所不知爲富貴吾
弗能已無取於人謂之富無辱於人謂之貴其庶乎
自是視勢利榮艷人所翕以熱者不啻如棄涕唾
惟誓筆視共保歲寒其著容忍說及如玉卧窓等記
蓋其心也自儒家書外猶精陰陽家莊列微言參透
關鑰故視死生如晝暮一無所譌夫人羅氏先卒塋
於洲湖江山明秀公表其墓有同穴之約且望其後
人曰讀聖人書爲君子儒又曰子子孫孫無忘此語

其屬意於此深矣顧時七上念前岡大坪松楸在望
不敢離異遂改今卜坐乙辰向辛戌綢繆拮据豫營
真宅而因刻所爲誌焉前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也
須一箇土饅頭達人大觀樂天知命不膠者卓矣公
之爲此早計固將欲此文此地俱千載也余維昌黎
韓公以斯文爲唐大宗李韓實序其編首余於公詎
均李韓在公文固當牽聯得書況今所卜兆山水索
抱風氣蓄洩乃余昔所指畫而於公心適有契焉者
庸無辭乎然未也君子生斯世血氣有衰志氣無

昔梁國鬼作壽塚登靈床而歌得壽乃餘八十此猶
人道之委順者爾近世潛夫爲時聞人自狀其徐潭
草堂有曰命乃在天死便埋我亦甚放矣及其自壽
樂府乃云樽前未宜感慨事猶看戲晏何如卒於是
進持筆橐退伏家世福壽尊榮蔚爲宋祭酒取所素
願如左契然蓋宋南渡後放翁後村均以盛名賜第
垂九十猶未耄天之所以錫善類也如此公今壽域
雖新貞元逾壯種學績文精悍如少年榮名特券內
事然則此文真早計哉

再書息所誌後

自昔高人達士神情散朗客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故輕得喪齊壽夭視大千世如空花起滅趙臺卿刻
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是皆有見於死生晝夜
往來之理非意之也然嘗疑談死生之理易處死生
之際難昔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
死何如生爾死政自難曹孟德氣凌六合乃爲銅雀
妓女懷歿世之悲鳩摩羅什西方學者病亟方遣弟
子誦咒三番免難不及事而卒斯人所以處死生之

故如此矧文人才士作此楚亡庸知非漆園變幻語
乎翁平生嬉笑成章說世如小兒戲之甲午以所誌
示予寤寐往事浮雲世態清虛一大洒然不繫之舟
其受而讀之亦謂文士寓言爾今年春嬰末疾涉憂
稍甚闔門救療食不下咽翁從容偃仰如常時匕對
家人深衣笑語危惓欲絕無一語及其私聞社友誦
金剛經而別嗚呼此錢世雄語端明蘓公着力時也
而安之若去鯨朝聞夕死翁之所存於是真矣嘗謂
古今惟陶栗里處始終之際於自挽無愧辭秦太虛

荼毒開維之語淒痛鍾情可發千載一笑翁其淵明
輩行人乎若夫學問派高遠居士之單傳詩詞拊梅
坡羅公之衣鉢壬子以盛年策薦書歲晏誌記諸作
精意溢出而文足以開後學俯仰七八年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委折盡分而行足以照鄉閭族屬士友親
知相見必問安否計聞感泣繫路遠近會哭者數千
人足跡罕入城府而邑之軍民官素聞其賢皆遣使
弔賻此其至誠之感厚德之化蓋庶幾古陳寔王烈
之風豈徒筆墨言議之不朽而已哉某於翁情雖翁

嬾誼則師友蓋嘗道斯文相與之情與其立身行世
之大槩流涕而誅之於几筵茲又倦焉諷道於誌辭
之末欲以見世之蜉蝣人間操筆自誅者必脩身不
貳得正如翁而後他日可以及此言蔡中郎謂爲人
誌墓惟知有道爲無愧嗟乎何必有道如翁者亦可
謂超然無愧矣

書樂安教諭黃從吾吟編

讀君詩一再過神眩目奪如步山陰如飲沆瀣如蘓
學士酒酣夜半嚼雪中葦根有殊絕味讀至門到張

羅差簡靜書聊遮眼却從容矍然曰此當屬我道余
近况如畫神情散朗何其得祖廬中之所欲言也爲
吳氏壽康堂着語興寄超逸咄曰欲逼簡齋舟中長
韻句語渾成意近世後村南塘復作當放出一頭蓋
前修最以長律爲苦少陵後惟柳七州千載突出君
天分高故出語輒驚人猶昔日弱冠決科時也不可
及不可及

書新塗羅伯強所攜畫軸

內有補之所作同心富貴詞甚難出脫題詠甚多

逃禪詞氣天成流麗玉燭清平之調爲梅傳神句意

欲仙至同心曲則秦士矣世但以畫梅爲工往七爲
孤高盛名所掩爾聚奎盛時人才動如人意六一文
章妙天下詞語乃帶唐人香奩風味半山冲虛蕭散
如化人修士胡笳十八拍宛然文姬肺腑中溢出吾
評清夷子非慶長輩人也亦嘗奏賦明光隨齒牙流
落情詞醉草秋水芙蓉其二公之流亞乎辛丑鰲溪
何某走筆爲此曲解圖老仙含笑地下矣

書周亦山所藏杭山詩帖

杭山翁贈言妥帖嚴重卓爾大雅亦山贊見語寄興

閑婉風韻更研亦山翁獲接四方魁人宿望腹貯冰
雪所記先友如文山本心如心遂初巽齋諸公樹立
楷儔至今閱其名氏形神俱肅飲泉知脉葉潤流光
豈無自哉太史公南游江淮與會稽講業齊魯成一
家言二程從太中公宦游江漢與天下士大夫交際
退居洛城著書力學身益退而名益高此事本屬吾
黨亦山其無遜

書艾樵村詩集 臨川人孤山其叔癸酉同升

予昔與艾公孤山爲同升時疏中惟此公落七有逸

氣霜朝月夕神交莫逆而亦二十年別矣別久不一
見而見其猶子樵村於竹風蕭瑟間觸目琳琅恍如
夢對且不鄙以樵歌惠予空山得此奇事樵村襟被
走萬里持一笑而歸正自可念抑予讀樵歌竟爲之
擊節曰樵君所論著非詩也庶幾所謂行秘書者世
有如此人而長不偶者乎爲之歌孤山韻而歸之
昔七吟鞭馭馬蹄新來宇宙覺清奇當年墨客騷人
詠此日生民清廟詩郡國興賢聞漢詔元和頌德欠
韓碑君歸應共孤公語吾道將行覲見之

書羅靜觀遺事 戊辰由武昌節推歸隱後發於水

余猶記甲戌與伯氏潛心客中都時公留滯夔峽一日得公至喜亭書慷慨世事愴切憂愛余喜謂仲氏此振古之英吾兄夾袋儲也其主賓皆江表偉人世道賴之矣孰知曾不閱歲而公反覆憂憤滯懷風雨乃已與樵歌牧笛同哉蓋公因文見道於聖賢義理上嘗有想視富貴貧賤死生利害如一故其眇焉睨世之心即其浩焉憂世之心宇宙轉徙盡分實難世之君子不幸而遭於難寧以身赴不測之淵不忍汙

盜賊之刃全而生全而歸近時如潘古心公亦然固
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公雖隱約樵漁猶
不免厄飄泊浩蕩同李杜靈均翛然長往生不降其
志死不辱其身亦可稱元祐全人而含笑見檢法公
於地下矣世之以進取利達婉切爲公憫惜者是烏
足以知公是烏足以知公予知公最深至臨亦佳士
故因其來請勒七爲公道之

書陳菴清西樓紀詠後

無人說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自荆公下此一

轉語而世不得齒於元龍湖海之豪者往往詆江湖
嶽崎爲羈客以里巷偃蹇爲高人嗟乎此劉伶閉關
法也吾道卷舒以時勲名通塞皆天禹稷纓冠顏子
閉戶儒者用世易地則皆然益清陳君席西樓之盛
麗而能業上世之箕裘文獻單傳園林四世七方右
文則鄒翔京浙躋英傑以就聲名時當隱約則逍遙
泉石友常布而談詩書江湖之逸氣山間之勝韻於
是平生兼之矣今人以豪傑自命者不過奮髯抵几
以聲價相傾動吾觀古之聖賢循七於山林靜退之

中而偉然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布褐之癯而負公衮
之望所謂豪傑正如此野服衡山深衣獨樂其人也
菴清歲暮索居氣岸不折當年豪意固在其元龍嫡
孫行乎深培厚積風怒鵬飛聖賢安知非我孟子曰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書陳益清所藏所翁竹畫竹二龍一

頤禮之畫爲貴公子拾取笑謂神物能變幻飛去益
清寶藏所翁二畫玩之若神竹雖存而龍逝矣君子
以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泥蟠天飛升潛有數翠竹

荒寒搖曳窓幅邁往之韻絕俗之標蓋武公淇奥之
猗七而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一壑清風冰霜千載
赫兮喧兮益清似之矣顧惟二畫均處鼓中而出沒
隱現若此其不偶造物豈無意於其間哉

書黃遼安自作墓誌後

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如今似我能東坡以此語蜀
士杜伯升神情感慨遼安獲從先君硯席精敏妙出
一時屈其座人使瓊琚玉佩按節綠槐天街不難乃
知尾注天馬浩不可羈任情詩酒奔軼絕塵才如人

意固亦自有限哉茲觀所自爲誌談說四方故意猶
在有趙蓋卿杜牧之之風落七逸氣固其平生受用
得力處未易爲世俗齷齪者道也昔謝奕客桓公之
門曠蕩不檢或者病其放公曰此吾方外司馬也以
道眼觀適安非游平方之外者乎

書樂安教諭曾巽初詩集永豐人

詩意如芙蓉初日姿態自然少年語言前輩風韻更
移步則後村矣青原峴天孕育瓊音慶曆之六一過
江之平園誠齋諸公殘膏賸滴千載芬芳一番元氣

開闢庭陵之士必有一番魁壘奇傑以輔輔之異哉
昔黃義成立郢集乃翁名介爲常寧宰

長篇短章群玉爛然燕山夜鴻嘹唳亦足驚聽坐念
異時石滄公振古奇胸賁志以殒意造物報人不于
其人必于其人之子本泉芳洲雙壁瓌奇再世傳衣
天意在之矣太丘之裔爲元季陸抗之後爲機雲孰
謂蒼七者無意於斯人哉芳洲昔從予游義成其字
覽卷慰浣書此以志

書吳適可所攜先世誥紙樂安人祖作蘭桂尉

軒冕物之儻來寄也審雨堂之榜即卽逆旅之夢道
眼照世前境皆幻適可與君方抱其上世百餘年之
詰紙求繅藉於諸公如護拱璧如獲一詒真可以療
飢寒九京有知不蒲臨桂公一笑抑余因是追省往
事蓋至丁丑戊寅間世事亦多態矣釣天夢罷曾幾
何時夜半之舟已爲有力者取去新進小生且不識
綾餅餠爲何物適可乃能切匕守此璀璨如新使一
時見者依希猶識前朝舊物此魯之寶玉大弓也其
可貴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故郴州宜章知縣潛心先生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強學力行如吾兄而
不壽苦硬清修如吾兄而不壽家庭侃侃孝友如吾
兄而不壽政事潤物所至名卿大夫傾側前席如吾
兄而不壽勃卒棄世孤嫠無家隣笛之悲負薪之戚
聞者墮淚至今誦冒黎荅崔清河語貴賤壽夭反置
痛哉茫亡之無知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公
諱霖字商佐世居撫安高大父思以特科授詔之昭
平尉終容州法曹曾大父庚大父湛隱德不仕先公

宏中以博學教授鄉里及門皆擢科級稱名士公自
束髮受業先公終身不更他師景定壬戌由鄉貢試
禮部擢第高等授袁州萍鄉警官書生試繁劇練習
若素官然嘗自書苦硬脩行直踐實履八字于屏以
自誓持身如處女發奸摘伏如神明萍素患盜公嚴
保伍夜柝聲不絕盜徒他境邑政有未平七於尉清
風凜七諸莖薦書如束將代分宜吏罷軟不任事積
訟牒數百魁峰朱公貌孫爲郡辟公疏決旬浹間健
決不罨一府驚服兩邑耄倪送者繫路再轉衡陽糾

衡於萍近先聲久在鴈峰始至卽兼諸司僉廳衡倉
憲鼎峙文書填委獄事煩滋公涉筆命理無絲毫阿
附意小心訊審以赤子撫孤囚洒掃獄宇如福堂時以
肉糜啖之囚皆感泣曰不幸遭此錄事非死我則生
我也吐實不匿淹滯爲空郡守喜公廉能雖家事付
以綜覈繡使具公觀至取諸郡獄連年不決盡以付
衡公隨事疏條剖析各當而亦甚苦矣太守楊公文
仲提舉陳公合羅公子京提刑李雷應交章奏薦去
頃入近耳實齋劉公應龍帥廣東愛其才以幹官刻

上復晉一年治法征謀悉以相委情誼父子不啻也
咸淳甲戌赴郃秋班得柳之宜章時余與季弟夢牛
皆擢第晉中柳叔氏堽亦自廣西官滿再調親見當
日中朝諸公歛衽渠上訪逮待如耆德宿士雖臺臣
論列彈文未上必於公質當否蓋以公節操學問政
事皆絕人此魁人達官所以不相捨脩名日起視臺
閣步武如拾券未幾天地變化人世愴然有代謝之
感而公亦厭世乘雲脫屣去之矣時至元丁丑七月
十八日也嗚呼雅道荒上清風寥泱簞簞不飾賈少

年爲漢初流涕于雲屈曲爲大夫官春秋丹書誅之
公自少年拔起吏氛翛然琴鶴高致六塵變壞長往
不返深衣笑終爲元祐全人非世之瑞芝醴泉耶人
之云亡沒而不書闕也諸翁晦跡山林未能自通於
當世文公干顯揚之筆輒追憶其大槩流涕而書之
公生於端平乙未六月得年四十三而沒七於五都
廖原寓所時鄉氛正惡笥中如洗卒窀穸未克襄事
遂謀改卜母董氏安人配董氏孺人男三人長萍生
抗志箕裘以文學自力次同生後公十年卒次衡生

爲立叔之後孫男承保孫女定保公於聖賢義理研
精覃思古豐後村李公義山以潛心銘其齋故世稱
爲潛心先生銘曰

坡公垂翅玉局兮黃門援筆而銘其潛南豐盛名而
厄於時兮曲阜揭行迹以彰其賢豈家庭之私論實
天下之公言吾兄盛德當時四方人士所共敬而所
就乃止此恐世遠義塞將斯人不復識公平生之大
全書之於石慰彼寒泉善必有後吾欲問夫嫺眷前
進士董定得填諱

先君梅窓先生墓誌

先君諱宏中字子宏曾大父諱思以特試授官終容
州法曹良齋謝先生銘其墓大父五四府君諱庚父
六七府君諱湛母詹氏開禧丁卯先君寔生少貧刻
意自立傳文力學爲時文人諸大家爭奉書幣羅致
凡經先君口授指誨率稱名儒舉奉常第集英者往
往亦有之而先君輒不利既而四子相繼成名始有
不在其身在于之喜先君訓子素嚴及官游迎養所
至猶以廉勤兩字飭厲再三諸子奉以周旋一時名

公鉅鄉薦牘如束筍甲戌秋希之與夢牛以新進士
晉在所霖用考舉及格趨班珪自古桂再調會于武
林明年同時受闕歸侍又明年先君年及古稀春酒
盈觥子孫林立或謂當繼陳省華衣冠故事而天地
變化先君亦從此逝矣時丙子四月二十三日也先
君娶董氏男五人長霖壬戌乙科任楚萍營官衡陽
司糾廣東經幕湏入柳之宜章後先君一年卒次希
之甲戌對策第六人初筮教授零陵次珪乙丑阮榜
由桂林簿尉再轉春陵判官次夢牛與希之同登主

吁之廣昌簿次元善出繼袁之萍鄉柳氏今爲萍鄉
濂溪書院山長女二人長適劉祐甫次適劉季說孫
男十四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先君旣卽世諸孤
無似顛沛流離越四年始獲塋于邑東山口陂之高
坑十里而近顧惟先君平生微言隱德未易殫書方
將謁諸文公以圖不朽姑叙梗槩記歲月云至元丁
丑十月十六日孤哀子希之圭夢牛孫萍生等泣血
謹誌

李主簿德政碑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菴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賢設施常
自道理上立脚故功力盛義味永雖東周季世夫子
一轉移之菴月焉而效三年焉而成若今簿君李公
之於樂安以義理之化理創殘之邑不兩年而政成
俗一其民熙乚焉若鄒魯能發舒吾道功用至此非
嘗學聖賢之學者乎共惟

大元奄有天下以實實責士大夫九州縣考績必曰
盜賊息戶口增田野闢賦役均獄訟簡以此五者爲

殿最而樂安則有甚難言者樂安本山水洞寮處又承累政敗爛之後幾斂手不可復措公以儒飭吏從容爲之爲政葺年五事備具民氣大和或謂人情望治如飢渴煦嫗易七爾曹節窮迫之邦復幽風猶反手然不然則今州縣明有司多矣豈才智盡不如公哉爲政有本領行事論眞實事實不脩而智力加焉一出而技窮矣故嘗以爲公之爲政事有五而行之者一二者其廉也廉則本領正聽斷公件七靠實事

事任理人人息心無施不可方公之未至也吉沚境

上嘯呼之黨戾劉吾疆場者迹混七濁如市府縣驛
然議征戰無虛日深山長谷之氓以至郊關者壯無
不枕戈待旦偶得一日之隙則佩刀劍以從南畝鹵
莽滅裂而耕蒿目且半爲黃蒿矣飢寒轉徙井里丘
墟祖糧搏手無策其才七僅存者姦黨又從而掀簸
於其中前政置獄南橋取以一切荷校戢路鞭血成
流而猶不辨則或殺人以求之此時豈特五事不敗
幸其成斯人且不知有生之樂焉此將安窮乎此邑
殆幾戾七也而公至七之日嚴界限謝請託却餽遺

先以一廉爲本領而又持身如處女愛民如赤子御
下如束濕待僚友如兄弟事上官如嚴師傳明教化
戢姦貪省徭役全自義理上做工夫故一者旣行五
者具舉數月之間精采卓異逾年化行境外兇驕未
憖吾邑獨無桴鼓之警雲鄉地聯永豐列柵置戍至
是省府明降罷兵益於是而盜賊息矣村比雞犬桑
麻之跡相望黥老幼穉謬然休然相聑以生豐隆兩
州之民聞風慕義願受一廛襁負而至者相屬蓋於
是而戶口增矣舊田諸都荒拋幾以萬數邇年流民

提携復業遂成樂郊山巔水際勸耒鋌艾於其上者
如魚鱗蓋於是而田野闢矣繼時上下以催征爲奇
貨公明榜約蠲事例罷所委蒲鞭不施輸者繁路蓋
於是而賦役均矣一邑四鄉戶口浩繁而以事在理
者常不過十數人且二三人行旅往來至終歲不識
追呼之卒刑清事省公府蕭然蓋於是而訟獄簡矣
凡此五美今人以爲殊尤曠絕之事至是粲然具興
極而爲德政修陰陽調祈禱應年穀登氣象豐美薰
爲太平嗟乎吾道功用至此哉子產爲鄭三年而誦

興乖堙治蜀五年而信成公於是纔兩年耳一心兩
耳目撫摩於其上而政最乃如此吾觀公恂上靜退
如中人其遇事乃如絕辟燒巖凜不可犯出而臨政
唯以至元新格與論語一部相隨是以夫子學道愛
人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此所以不令而信不怒而威
於鈇鉞其規模作用過俗吏遠矣詩不云乎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舉國之人如在公父母乳哺中故常願
尸而祝社而禘捐公德政載之紀詠庶觀風者轉而
上聞以無忘公賜公曰此吾職也盡心焉爾矣其又

何求抑公則何事於斯而子弟於父母終有不可解
之自然者謹哀與誦刻之堅珉而系之以銘庶四方
上下聞風興起知孔氏家法政事自別而今之世亦
秉轡無古所謂廉吏也今人豈盡不如古人哉公相
人也名良佐字漢臣號潭溪銘曰

邑阻四塞山高水深狂猘吞咀毒蛇浸淫鴈鳴囂
于飛靡訴惟天陰陟錫之召杜侃比李公鳧舄翩跹
明月在空清冰在懸載其清靜爬梳櫛理如療斯甦
如萎斯起我有田疇春膏滿畝我有黍稷秋穰滿車

始時邑人掩耳驚矣今無悍卒桑陰寂也始時邑人
刀斗相聞今無吠犬明月村也民祝我公長幸百里
共識我公實堪御史象山崔嵬鰲水漣漪我公之德
百年之思與人有誦宣布樂職永矢弗諼視此銘石

漳溪說

背臨魏公清規碩德充塞宇宙當時仰望如泰山喬
嶽伊川稱之爲間氣何必魏公凡群腥衆腐中泠然
冰雪不受纖埃者皆間氣也人稟氣於天惟得清氣
分數多者最奇漢臣李公與魏公同里閭而官報所

至穆如清風其爲吾邑如倚天絕壁峭不可玩一日
惠教欲以漳溪名其齋吾聞相臺山水妙天下漳尤
此州溪流清絕處荆公青山如浪之句漳之勝槩如
畫以漳自況象其德也豈徒懷山河之舊而已生魏
公之鄉而欲似魏公之德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地
間扶輿清淑之所鍾若漢臣其傑出者哉

與雪樓程公書

嘗記晉人自恨與殷淵源語已之府與已竭而殷陳
勢尤浩汗未可測坡翁贊書留鄭國三復詠嘆以爲

宜公之大無羨於功名無畏於博學無間之可入尋
常讀此草匕看過不知其心苦也乃握筆命詞始心
知之蓋大君子行乎斯世落匕穆匕神明朗然歲寒
之茂松九皁之鳴鶴深夜之幽光冷風逸響籠蓋人
世欲盡繪其髣髴則不能欲顛倒細碎出其囊挾帶
魚目游滄溟曾不足以易姑射仙人之一笑於是有
舍毫宛轉嘔出心肝蟲吟唧匕不自知淪於李長吉
之苦者矣此孔文舉欲候李元禮所以不得不長稽
遠引明公爲當代伊洛寤寐飢渴立雪門外者閔匕

焉自崕而返也其惟明公有體有用有德有言以大
家聲萃衆美之長以全氣局收天下之偏方相儒書
常時挾金鏐玉振之技與幣布專一之士角聲勢於
春蠶葉匕之場吁水湖山英光振蕩泊出而應時鳳
池翰墨將明指搜茂異一時名流雋望橫陳錯落東
南之寶欲盡此非特漢唐盛時所未有爲國家樹根
本之道真孔明公瑾之盛心也淮海閩湘噓枯吹生
餘事及之爾先一州後天下豈蒼生意哉使之承御
史必能護氣脉以靖朝端使之掌禁近必能鼓風雷

以蘓群螫使之列令僕必能儀刑百辟架群材立清
廟皆公所能爲亦吾所能言至其策勛名閭綠野刊
竹帛鏗鉤炳耀誇當時名後代者雖夏僕未易言也
雖然亦不得言也僕嘗以斯文受知左右矣策端鞫
叛龍蛇飛動映徹寒泉此九牧人士所望其一語不
可得貨緣氣類遂爲知己非千載之一日而山林野
人所當東望以謝者乎竹洲銘文凌厲峭律伏讀肅
祗於是九頊首介太虛以先君墓銘請先兄誌文并
下削正辱寵綬之使人復見西漢文章非惟可以振

幽遐亦真可以照當今望也非敢必也明公方將入
持大典冊見長慶詔書者便如見大誥而暇爲微凡
賤修簡牘乎天下之實與天下共告勿鄙夷伏祇悚
息事大君子葵語皆置伏乞鈞照

謝雪樓程公書

往者凌獵貢書賜荅如響先君辛勤翰墨賁志未遂
大宗師嘉遣九京手執雲漢寵章之清實簡遠光浮
星緯千載生氣蔭映以之不肖以晦迹幽深莫知報
稱山寒脉涸亦莫知所以爲謝惟與諸季盥手莊誦

東望師門九頓首刻諸心世人但欲以科第榮其親
不知外物俱不足恃王介甫清流華貫榮進在前韶
州府君政迹必得張駸承論次以傳而後釋然自幸
免於罪戾賤兄弟三十年沉鬱之跡垂亡欲老若先
君非當今鉅麗賜之不朽恐遂湮沒無聞尙何顏食
息於戴履之間耶其昉自今是先君與諸孤一日偕
出門下也依倚之私雲天在上鈞翰重勤謙鳴已甚
某非敢以山林傲綺紈不能不以菲薄笑流俗挽疆
蹶砥砥詩書爲六風甸甸學步者拾糠粃爲時糲亦

有橫翔高竈坐鹽擁蓋而起自寒檠之諸生者乎亦
有襜帷振轡列城風竦而沛然氣味與四方紳佩爲
握手忘年者乎亦有儲材籠中寤寐幽反榻前啓擬
不進不休而蟬聯茹拔朝奏暮可列植要津者乎凡
區區爲五雲吏諷道者皆斯世斯文關涉浩大非謠
子帖曄細碎兒女語天地生物日新月化南溟培飛
搏九萬而風在下山立霆碎椽筆何必不如史遷鯨
鏗春麗斲窓何必不如昌黎幅巾告成園林詩酒風
流文彩何必不如綠野凡古人所能爲皆吾人所當

爲亦明公所得爲且今人豈真不如古人哉望古太
隆軌破選懷故自薄於庸流并心焉凡事合天理當
人心亨也恰好便是聖賢進退取舍合宜無人非無
鬼責無天誅便是伊洛某落也無所爲於世居貧食
不足從仕力難任掩閑靜坐爛煮菜根惟以筆墨自
娛且以是勵其子孫無忘二三百載詩書統系持此
一事藉手見古人禹稷顏回同道今人豈真不如古
人哉承諭言不文行不遠此最知言古今惟文章能
壽人以不死諸所經營風驚電過頃刻變滅由蒲川

而韓柳由歐稷而朱陸非必十分位貌燁然與日月
爭輝其文神施鬼設奎壁陸離與天地造化工二
千年間宇宙絢爛如畫所賴有此不然晉魏而已爾
田舍翁而已爾凡爲文非必鉤章怪字掩其所不能
如古詩追蠡而後爲古奇正相生詞氣與義理俱暢
煙雲姿態觀者徘徊顧戀如不忍捨乃是眞文章馬
上諸公出諸紙上多人讀不得底句尊尚之者曰讀
書多故其文古七文信如是耶歐蘇將愧之矣北人
觀書顯處觀月甚矣晉人善評也嘗記嘉祐中有四

眞之目富公眞宰相包公眞中丞歐公眞學士胡翼
之眞先生誦之者無晉辭聞之者無異議其必有說
矣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世如明公非
其眞耶談文章與談世事異故敢傾竭肆其所欲言
惟明公畢教之何當晉望賓榮承下風以請

跋曾氏一經

異時挾藝走場屋與同袍袞敝待旦棘門外雜坐啣
嘲私評敵旗掩藹專場背距勅者爲誰未嘗不屬目
曾氏兄弟微而庠校間翰墨課最選擬亦然俄而皆

然蓋其人雖往而其文變幻光怪尚縈依延綠故絃
聞事異迹陳深可顯瞻祖父書燈之苦捐金購聚刻
之於梓夢中猶說波羅蜜意亦勤已斯文未可盡蹴
爲已陳之芻狗近例以經賦選士文學掾由此途入
此板一行同志復見當時戰藝本色副墨之子洛誦
之孫安知無融液透脫舐鼎而升者乎大德丙午良
月前進士何希之

贈彭海月廬陵人能觀星畫龍

海月從來山公泛重湖涉鯨波迢迢走萬里晉挹黃

河泰華極宇宙環奇盛麗之觀魚龍所宮巨壑所家
析木天街北嶽醫閭所分野續紛俯仰如覽畫圖落
筆橫縱神會天出與理冥造非世俗星翁畫師淺焉
管窺天蠡測海也天陽注視目不傾蛟龍造次欲手
攬茲事奇崛冒黎以此屬無本猶疑其未必然海月
然之矣

海闊蚪龍舞月澄星緯爛凌虛恣吞吐身世蓬萊山
祭先母董氏安人文

嗚呼哀哉昔者吾母配于先君丁卯同庚戊午同辰

一團瑞氣磅礴氤氲而未發芽而未春窮居匿巷
蕭然一貧斷機教子剪髻延賓扶持保抱刻苦辛勤
間闢歷載人屈而伸諸兒無似竊第連群希之最後
幾冠大庭人謂吾母燕國夫人弟兄並仕聯刺策勳
奉承母訓廉恕公仁人謂吾母范滂慈親翠衣戲舞
潛輿奉迎庶幾寸祿菽水昏晨誰知變化滄海楊塵
潛深入密苟全其身吾母於此曾無戚欣忽以微恙
乃歸其眞嗚呼哀哉世之所重者貴而吾母乃見其
子袍笏森然不爲賤矣人之所難者壽而吾母乃享

其天年七十有五不爲天矣變故以來克終牖下者
少而吾母卽世子孫滿前哀榮終始亦可以爲難矣
雖然人子之念何窮昊天德罔極斯文未喪吾道
猶存則所以報吾母者豈不可勉而今止於斯也嗚
呼哀哉天長地久古往今來此心不酬此冤難盡敬
揮血淚奉上一觴吾母有知鑒此衷曲哀哉

贈萬安州學正艾愚隱豫章人

自眉山公以盛名客僦耳海外諸州遂爲縉紳士過
化之所蠻方煙雨飛鳶貼匕非人世儋萬相望懸寄

海島水風蕩激不受塵侵故蜿蜒清淑之積人居其
間如東西州焉黎翁符老輩安貧守靜居然忠信魁
奇意春夢婆亦能作聖賢口中語水天一碧清風吹
衣坡公爲易書論語下注脚合浦危舟恃以無死以
爲千古文章在焉之地之人淮陽顧可薄耶愚隱詩
脚半天下猶未已將走萬里涉鯨波爲萬安學發老
婆心齷齪者未必不笑途轍之左蜀之文翁潮之趙
德豈惟可峯然聳漢唐盛化於三代之表坡公神遊
八極臨睨舊邦聞介翁琅然玉琴爲黎人士詩書道

德將撫掌大笑曰吾艾子今出世矣一笑書之是爲
大德壬寅之良月

贈樂安學正吳瑞叔

南昌人

瑞叔盛年如春低徊黌舍忍飢苦吟蕭然黃卷聖賢
之味時時從予荒山斷水閒樽俎談詠意象安閑去
世俗子遠甚意家庭聞見涵潤演迤必有苗脉一日
惠示乃舅任齋伯仲誨帖拈起山谷駒父話頭勤渠
祝况若乾淳行輩人語家世詩書含和郁粹而又日
夕乎貞元宿士琴瑟書劍之側義路夾持翺翔兩駿

瑞叔雖欲解鞭放轡中間固無歇泊處矣太史遷之
學爲楊惲存誠子之傳爲簡齋前輩有所樹立皆不
偶然瑞叔立脚已好培風厚積前輩庸知非我耶誰
謂華高企其齊而

贈江海客張相士南豐人

燕頷食肉而封班生領侯封如拾券見柳惲者謂其
形天賤宜易業後乃確守素學堂上爲正元名臣驗
不驗易置乃如此荀卿子皮日休輩反覆此事未嘗
不爲之闕然抑相士而失羶此特未識坡公所謂天

趣爾張負識曲逆侯奇骨得於糠粃不飽之時張璠
裁覓魏元忠貴氣不可得一怒即知其爲卿相擁地
盡灰冥搜緩察此意何可語人張君客游江海其負
璠之嫡孫行乎何其說相之輒驗也一再過我遂以
二十八字壯其行

祭酒布衣侯萬里浮屠緩死掇朝紳憑君拂拭軒轅
鏡照取真形說似人

贈喻雲卿

孔老本同學宇宙皆吾人人生受用處亦有自然之

分存焉雲卿既欲逃儒而之老又欲舍外而之鄉自
謀亦多事矣而俱未免予有待平明視清老之鏡輕
舟泛蜀公之裝此可易言乎哉敬賦二十四字以安
之

行住坐卧是道東西南北吾家翛然無心任運脚跟
到處生涯

詩送樂安教諭涂所志南昌人

所志光霽傾懷亭匕恰好抗志清高而非矯與物
爲徒而非隨非特衿佩喜之爲朝陽前一掌行傾

竭莫逆非特杏壇花雨濃綠成陰北來仕宦諸公
若軍若民若僚吏若征官時七入館執經問難聽
講如諸生吾教有此非世之麒麟瑞芝耶秩滿戒
行旣相與祖帳郊外以華其去復以小詩贄別欲
控竭極言而終不得其所以言別愁深處政自難
爲言爾

一團霽色擁傘比黌舍如舟屈此奇自北自南尊雅
望不夷不惠見襟期杏陰搖蕩山深處燕語呢喃春
去時驚水索澣獨無語交情深厚若爲詩

詩送樂安教諭周亦山時江入

他日聞京浙大夫士談道寺丞周宮講重望遙隔
風雨晚乃獲交其嗣亦山於荒山硯席間議訐商
略及覆理竭珠玑殘咳唾潑墨淋漓此咸淳以來貴
游俊造所無也蓋其殖學織文猶及接中朝人物
故所樹立擺落世俗杏陰濃綠瓜熟告行將乘扶
搖負青天而上此非尋常別也小詩贊情睽焉天
末

獨佩傳家印芹宮一線春居然風月意笑却簿書塵

溪水吾同味簷花道固貧迂寒從獻笑肯與俗爲人
又

垂晚相攜手飛談入理微前脩推大雅晚輩際真依
君去紆朱紱吾將老布衣相敦各千載別淚不須揮
送樂安縣尉民安荅兒字守一

守一苦硯清修以楊隱命其讀書之所日與學士
大夫講學窮理政最赫然於是三年矣而又葺橋
梁於邑治之東力贊鰲溪書堂之役而集于成脩
然一尉所樹立磊落卓絕眞宇宙間備人瓜未及

而去之白雲在念歸鞍帶月色中人士深山羣俦
皆不忍其去而不能晉也爲之詩以識別

獨醒看衆醉晚日似初時曉氣梅花迎春波鷗鷺隨
書堂開太極江渚化通達天理源頭活何官不可爲

又

競讀遠游賦誰歌歸去詞軒裳聊戲劇甘旨足嫖嫖
令伯陳情苦漂陽歸思馳冥鴻雲外去梅隱論心誰
送周山長高岡

予昔與高岡爲同升高岡方乘萬里風闊步燕臺

而予坐覲懶幾三十年不入城府山中雖意正融
冥鴻天際極目酸然

昔日槐秋詫兩雄
君今健翼更培風
知公合在雲霄裏
老我只宜丘壑中
從古真儒能益國
方當盛漢得收功
諸賢錯落陽和調
贏得林間自在翁

挽盱江程總管

勲業還諸季
惟公獨隱淪
爛柯移世運
渾塵靜風塵
燕頤寧無相
鳳毛殊有人
九京誰復識
哀些淚沾巾
挽清江皮充齋
管請舉出清江府
判得南雄不負

挑浪飄殘夢棠陰換劫灰西江懸酒轍南國訊寒梅
雨散雲歸岫春濃客滿臺上原上去風旄裊餘哀
挽故國史官講致政黎公

教父鄉閭望名兒天下師已榮秦國養循劾老萊嬉
清穎馳龍夢善和四楚纍哀榮終始盛俯仰古今誰
挽黎司業所寄

駸廬驚昔別幾夕望魁躔道脉諸儒後家聲三代前
蓼莪悲徹講壘露滋哀弦楚些聊雜絮龍肝想大篇

贊管總管壬寅

俗吏嗟七期會間天將絕學寄侯藩扶持氣脉形神
復翮拂衣冠面目存不遺孔徒悲曠野應教他即美
平原擬歌樂職傳新句師帥宣風妙莫言

代贊路宣差

疑香清處識郎君又見朱旛擁後塵桃李托根恩再
世藻芹生色喜重春魯侯善績周公緒文守能培蜀
士醇千載棠陰看壁記行提化筆轉洪鈞

贊趙理庵山長宣差之師爲湖堂取同僧田

曾提文印照湖潞手取龜陰却幻塵太守泰山稱弟

子令君安邑免門人詩書衣被蒙千里肺腑真醉護
一貧理學世間成夢境此庵才立欲誰隣

通樂安主簿胡潤甫寓廬陵先曾理吾邑

潭溪守一飛鳧迥日斷疑無結輦人豈意胡威清絕
世尙憐黃霸舊遺民扮榆接跡江河潤蔡藿傾心雨
露新看取梅花消息動河陽應放十分春

壽李主簿

清於熬水涵秋月散作河陽萬玉花深谷嬉游稱佛
子公庭嚴靜類仙家從渠咄笑寒如許似此安閑味

儘嘉一掬心香無量壽老倪長倚活生涯

題周縣尹牡丹畫

魏春嬌溢翠寒風姨呼雨遣花殘何如巧繪真
面長與詩人帶笑看

送吳士英并序

士英吳君少而馳驚於場屋壯而汨沒於風濤世
故所嬰熟矣年踰五十解鞍放轡退焉自佚以老
皆山名其齋濠波名其亭水光山色悠揚續續善
乎能自寬者也書生襟懷世界復別逍遙丘壑以

宇宙風月爲苑裘雕繪入詩山川如畫

人世無窮事物禁太盛時歟歟十分盡稱意古爲誰
至人游方外落魄常若癡不曳權門履恐爲諂子嗤
青山呈爽氣流水溶令姿足中有真我與我俱如也
范蠡重湖月謝安別墅棋英雄一轉首世上皆小兒
吳若恬晚節占勝貪兩奇疊嶺供色笑片碧含清漪
微波漾明鏡天宇浮修眉山水真薄相晨暮相娛嬉
能賦俱詞手描盡光陸離走也乃末至迎我索新詩
樽俎衣冠侶笑語色絲辭心齋坐忘日新亭湖上期

塵意頓一洗妙境巧相隨花柳相媚嫵鷗鷺自因依
翔水月在手尋梅香蒲枝清風華嚴曼幽光溫翠微
流俗那能解深心只自知是爲赤壁笛是爲商山芝

和酬鄒悅道甲戌第

人間異宇宙何地不嶽崎蒼茫天一壑噪虬棘重圍
樂哉桃源春瑞露濕霏微引睇不可望習匕好風吹
五侯列珍膳滿座論襟期呂梁從迅急雲夢自逶遲
人言武陵幻乃今親見之烟朋叩詩壇切匕復怡匕
歸來詫鳳毛挺之有此兒阿咸荷料理好善等繡衣

亦欲亂丹鼎飛木繼因之常疑世俗人驚見漢官儀
以故吹葉根剝定脚不移豈意山中來絳章遺色絲
落筆羨君壯縮手笑予衰長歌俱絕倒萬象解寒羈
乃知同袍子自有會心時惠詩能幾月驅車已再馳
勿隔同年面慰此長相思寒花晚更好春意滿南枝
題楊補之墨梅須銘有跋與詩

須老毫端突兀

補翁墨意離披

此畫此詩俱似

芒寒沁入野枝

詞送李主簿沁園春

鯨水欣逢清修循吏學道書英似琴彈畫永宓堂閑
寂鬼驚膽落李令神明芹泮碑香田翁訖沸不俟三
年報政成棠陰裏潢池秋靜綠野春耕

畦麥隴風輕看鳬鳥踟躕萬里程儘攀轅卧散難
全步武牽帷攬轡無限勲名駿軌天邊度雲頭上應
余雲龍上下清醴亭晚聽陽關唱徹平疋煙橫

賢廉車郭西塋郭西塋武昌木蘭花慢

宋恭惟

端使相公西塋先生直道雄文爲世麟鳳已陵梁

章瑤嶠碧東南士爭誦之澄清挽轡使星影落萬
山間殘山剩水獲贍巨罪載歌大雅晉望宗嚴刀
圭分遣使凡骨舐鬚而升則僕也爲不虛此生矣
羨中州名勝駕鸞鳳飲朝梧把筆墨精神浮動星
橫絕江湖濂伊紫陽妙語摘撥真如髮就梳清意
梅花雪影香風闌苑蓬壺

霜威凌厲九霄孤闊步快鵬圖假北道主人西近
蘓泖春到窮間功父謾誇詩將笑勲名曾似我公
無歷通中書令考詞歌應憶靈鳥

和陳簡齋戊戌

三月九日偶閱簡齋臨江仙感舊詞有二十餘年
一夢語不能無感蓋余甲戌與仲氏竊第捷音至
正三月九日亦餘二十年矣依韻賦之詞曰

憶昔曲江江上路笑談欺壓群英歸來桃浪吼雷聲
春深袍色開鴈序日造明

蕉鹿無端渾是夢年華一瞬心驚天機良巧轉陰晴
瓏葱窻欲曉咿嚨報殘更

題陳桂溪道山山居并序

昔人謂秘書省爲木天以蓬萊道山乃人間風日
不到處也桂溪築居溪邊而仍其舊曰道山書院
客遂以道山山居命之蓋其讀書山間散策塵外
翛然身世之在蓬萊想其風味其鑑湖一曲秘書
外監之賀知章乎極目煙霞繫之以詩庶他日非
道山座上生客

一片書聲碧落邊蓬山縹緲漾溪前憑欄不隔滄波
水隱几時縈湖曲煙簾外鶯聲陪笑語雲間桂影舞
嬋娟匆匆却笑陳無已一餉崎嶇上木天

何者之夕夕對影

三

哭友梅外舅墓

地名鶴藪領在星之近寒梅匝
眼古木参天嘉定辛巳生

龍盤鶴嶺護堂七攬結乾坤秀氣藏木老尚提嘉定
雨梅寒幾見至元霜歲視留戀家山近莫饗依稀綵
侍傍墓下輪迴曾有約從來書種味偏長

題王平軒槐隱 樂安王子周

予異時對策入謝殿廬紅綾餅賜罷恭詣袍笏所監
官盛服槐笏堆床信意拈取予得其滑而理層巒三
疊蔚乎有文者取焉有賀予者曰此笏三公象也君
利名宜得此予輟然一笑蓋是時予知時事將變欲

嶺閩中李璫近例掛冠湧金門還笏徑歸山中爲隱
者會中朝諸公力挽乃止能幾何日黃梁炊熟糠粃
明日閉閤且三十年此笏此槐於是與此身久矣其
隱矣世間隱顯皆夢事富貴榮名在宇出猶草木榮
華在目前瞥然電過俱爲塵跡草木何知人自異爾
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槐一也抗志軒組者以之
擬侯王浮雲官達者以之擬螻蟻槐之標致非別隱
顯之趣自殊槐自王氏二郤以槐陰列三公香名流
麗千載平軒其諸孫行乃獨冥神靜退扁讀書之所

爲槐園以隱命槐進之於巢許高人之品著之在梅
竹歲寒之間平軒之趣高而其待槐亦厚於王氏矣
抑平軒以斯文爲族大宗堦庭森匕以能名若此其
能終隱矣乎以儻來付軒裳悠然若槐安之夢此隱
者之事王氏之心也以詩書付子孫鬱然爲槐庭之
符此隱而顯者之事王氏之德也槐亦何知或隱或
顯王氏命之而已來徵予言書以遺之

送鄒德翁江州酒副使號直心

昔人入仕捧檄而喜非專爲祿仕喜也書生試吏猶

可行志崇卑麗細橫豎皆宜貢銀鐵以奉上供作酒
醴以調鈞鼎何莫非吾道功用事直心超詣精敏老
手便劇務樂安銀場斗大處而課程妙幹譽聲隆七
地大物衆鉅鎮雄藩使得展其驥足乃游餘地矣嘗
記王荊公奉使提獄江東至饒有一書生監酒題詩
於屏有杖藜携酒看芝山之語興寄閑雅大加稱賞
以聞于朝遂爲顯官九江水陸之衝舟車之會南北
賁人日夕旁午酒務以直心爲之才具之優規畫之
巧醞釀之工供輸之美聲實有不震耀彪炳者乎車

騎扁途視篆有日既不能稱賀觴於坐上又不能祖
道郊外以寵其行徒西向旌旆輶轍片紙以道吾
建康令之醇酎西涼州之蒲萄榮名近矣致予望之
丁丑夏五偶書

予甲戌對策罷出寓觀橋與台州守臣黃中同邸時
黃方赴召辱相勞苦如平生栢行繼繼笑語移夕問
余策擊節善喜見鬚眉曰魁有在矣俄讀至策尾嗟
然失聲曰且黃甲已而果然蓋余危急存亡數語正
犯當時病痛士大夫多不樂聞此言後謁謝陳公侍

御坐定謂余曰君策甚佳當首選以首句吾聞二字
小屈太皇下教稱吾不當用此當稱愚聞或稱臣聞
亦可意以爲恨往也亦托焉爾蓋予之不大慰黃台
州固預料之矣余因悟陳公遂初封事婉轉憤切寫
危證如畫使於此齟然改紀猶可爲國而覽之不過
一笑以庭紳朝鳳之鳴猶不過且鳴且止余欲以場
崖布衣挽之固宜其不偶也然病勢至此胥育矣猶
記當日汪公紫源陳三策謂宜抽內地兵列數十大
屯江上聯絡守禦又當遣還使臣倡以厚利否則惟

有投拜此雖勢竭力盡爲此熱血相沃之着而行之
實可以緩亡方且目爲謗賊妄語曾未幾而青蓋入
洛之兆成矣遂初之言曰臣之一身小而天下大臣
之百年短而萬世長斯言可悲矣哉暇日追省舊夢
涕感不已故錄前策以示來者記此則年已六十矣